

长篇小说 · 唐达天 著

# 残局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唐达天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残局/唐达天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5313-2532-2

I . 残… II . 唐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6788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

---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

印张: 9.5 插页: 2

字数: 210 千字

印数: 1—30 000 册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臧永清

责任校对: 朱立鸿

封面设计: 李 云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---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—



胡扬手机像小老鼠一样吱吱地叫了两声就不叫了，他一听这声音就知道肯定是谁发来了短信息，随之打开手机的信息窗，只见上面显示道：

春天到了，小鸟恋爱了，蚂蚁同居了，苍蝇怀孕了，蚊子流产了，蝴蝶离婚了，毛毛虫改嫁了，青蛙生孩子了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不要再等了，也该成家了。

看完不觉一笑。翻到信息来源上，才知是叶非这狗东西发的。想必是谁发给了叶非，劝他赶快成家，他觉得有趣，又发给了自己。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，人们不再仅仅从广播、电视、报刊上获取信息，随着互联网的开通，电话手机的普及，一些非主流的信息便从这些非主流渠道向你扑面而来，使你无法拒绝。他正准备给叶非打过去，想回敬几句，没料办公桌上的电话又响了。

他顺手抓起耳机“喂”了一声。

电话那头传过了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：“你是胡扬？”

他说：“我是胡扬，请问你是谁？”

电话那头说：“小心你的狗头！”声音仿佛从古墓中发出来的一般，透着森森寒气。

胡扬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，说：“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”

电话那头说：“小心你的狗头！不该管的，你他妈的就少管。”说完咔嚓一声挂了机。

胡扬顿觉一头雾水，茫然不知所措。这是什么人？我究竟得罪谁了？这么想着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哗的一下明白了，这个恐吓电话肯定与昨日的采访有关，肯定与那个物业中心的黄维学有关。他早就听人说这黄维学白道黑道都来，难道这是真的？

昨天早上，“爱心”住宅小区的几位居民来都市调频台反映问题，说市物业中心为了规范居民用电，对有问题的电表做了强制性更换。这本无可厚非，问题是价格不合理，同样型号的电表，商店的零售价是六十六元，市物业中心却是七十六元。更有甚者，居民们把更换下来的所谓有问题的电表拿到有关部门做了检测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，一切运转正常。他们觉得市物业中心的这种做法太恶劣，为了多赚居民十元钱，不惜让老百姓损失了七十六元，这虽然是小事一桩，但是做法却难以让人接受。他们气不过，就找新闻单位来反映，希望能为他们呼吁呼吁。

胡扬听完，深为震惊。堂堂的市物业中心，怎么能这样明目张胆地侵害老百姓的利益呢？倘若他们反映的情况属实，这不失一个好新闻。当即，便表示让他们放心，他一定安排记者去采访。

上访者走后，他本想派李小阳去，没料李小阳不在，其他几位记者也外出去抓稿，他就只好带着一个名叫谢婷婷的

聘用记者去采访。

车到“爱心”住宅小区，当那些在墙根下晒太阳、打麻将、下象棋、漏闲传的老头老太们得知他们来采访“电表”事件时，纷纷聚拢了来，七嘴八舌地历数物业中心的种种不是，说物业中心怎么利用停电来强迫他们更换新电表，说他们的电表根本没有坏，一切正常，说物业中心是利用职权之便，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。他们群情激昂，他们义愤填膺。胡扬让他们尽情地抒发了一阵心中的怨气之后便说，请大家不要激动，等一会儿请你们对着话筒一个一个地说，我们好给你们录音。说着就朝谢婷婷递了个眼色。谢婷婷就拿着话筒，很自然地说了起来：“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接到了‘爱心’住宅小区的几位居民的投诉，反映市物业中心强行更换电表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，记者闻讯后迅速赶到了‘爱心’住宅小区，这里的群众听到我们来采访，纷纷围拢了过来，陈述事情的经过，现在就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。”然后，她把话筒递到了一位老大爷的面前，这位老大爷便慷慨激昂地谈了起来。

胡扬听着这段开场白，心里不觉暗暗佩服这小丫头的口头表达能力实在太棒了，寥寥数语，就点明了时间、地点和事件，而且，表达准确，声音圆润，极富磁性。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灵气，很有潜力的记者。再看她那人儿，穿着一件白色滑雪棉袄，配一条黑色长裤，将披肩发随意地在脑后绾了一个结，反倒显出另一种高雅与别致，可人得令人疼爱。青春女孩毕竟是青春女孩，她的着装不需要名牌不需要昂贵，随便买一件几十元钱的服装，一旦穿到她的身上，就成了品牌。青春是一首优美的诗，是一篇隽永的散文，一切都因为它而生辉，一切都因为它而美丽。他深为她的形象不能

走上银屏而遗憾，要是能到电视台该多好呀，才不枉她长了这样一个好身段，长了这样一副好面容。

接下来，他们随车带了几块被拆除的旧电表，匆匆上技术监督局，重新进行了检测，检测结果表明，这些所谓的坏表一切正常。之后，他们又赶到了市物业中心，想就此事听听他们的意见。没料，还没等他们把意图讲完，物业中心的黄维学总经理就显出了极不耐烦的样子，将手一挥说，我还有别的事，没时间和你们扯这些。胡扬一看他这样子，也有点动气地说，请问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扯？我们就什么时候再来。黄维学说，我什么时候都没时间。胡扬也毫不客气地说，你要是没有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我们就只好按已经采访到的结果播出了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黄维学一下激动了起来，你有这个胆量你就播去，将来出了问题，你要负完全责任。现在哪个单位的工作没有一点儿疏漏？动不动就拿着个话筒来要曝光，这有啥好曝的？你们新闻单位不也出现过腐败吗？你们为什么不曝光？不要听风就是雨，听到个别人有些不满情绪就觉得了不得了，非要问个为什么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我们鉴定电表的合格与否主要是以转动不稳定或不转动为依据，至于统一到我们这里购买，是为了统一管理，规范物业市场，多收的十元钱是安装费和保修费。个别用户反映我们检测不准也是难免的，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，谁的工作没有一点儿疏忽？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。说着便拎起手提包，做出了一个送客的架势。胡扬站起来说，好吧，既然黄总不耐烦，我们就告辞了。如果你再没有什么说的，我们只能按已经采访到的这些发稿了。说完，就和谢婷婷、司机小赵走出了他的办公室。

在回来的路上，谢婷婷说：“这个黄总咋这么牛？他这

样做明明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可还死不承认这一点，好像是我们跟他过不去。”

胡扬说：“说轻一点，这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；说重一点，这叫洗钱，或者是一种变相的经济诈骗。你想过没有，他们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十元钱，却让老百姓承受了七十六元的损失。全市共有四十多万户，如果更换比例达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他们就可收入二百多万元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是，他们一次性进这么多的电表，这其中有没有猫腻，这又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。”

谢婷婷听了不觉感叹道：“这里面真是太复杂了。难怪这个黄总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，先是遮遮掩掩，后又一言以蔽之，肯定是他心里有鬼，否则他哪能这样？”

胡扬说：“所以，你写报道的时候，只能客观地报道这一事实，而事实背后的东西，我们只是一种推测，千万不能涉及，否则就犯了新闻的大忌了。”

谢婷婷说：“这我知道。等写好了，再请你指导指导。”

没想到时过一天，报道还没来得及发，恐吓电话就打来了。这足以表明他们心虚，否则怎么会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呢？

胡扬点了支烟，狠狠地吸了几口，还是止不住有些气愤难挨。心想，这肯定是黄维学搞的名堂。他先是威胁，看威胁不灵，又让人打电话来恐吓。堂堂的一个公司老板，你越这么搞，只能越发证明你心中有鬼。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：“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。”你黄维学越是这么恐吓，我就越要让你的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我就不信正义战胜不了邪恶？

胡扬正愤愤然地胡思乱想着，谢婷婷来给他送审稿件。

他认真看了一遍，感觉很不错，有理有据，层次分明。只是个别地方不够犀利，标题有些平，他稍作修改，再一读，感到一下子有了力度，不觉一阵高兴，便想，这篇批评稿件在都市调频台播出后，一定会引起舆论界的又一场轩然大波，这无疑又会给新办的都市调频台增加一层亮色。

前一个阶段，他们针对出租车跑公交线路，低价拉客，与公交车发生无序竞争这一社会问题，连续报道了几篇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，也引起了交通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，很快就解决了这一疑难问题，同时也给都市调频台带来了极好的社会声誉。胡扬就是想通过不时地抓一些热点难点问题，制造一些小高潮，提高收听率。倘若把调频台办得四平八稳，节目平庸化，栏目没个性，就很难吸引住听众，很难产生社会效益。没有社会效益，广告创收就成了一句空话。因而，胡扬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写一流好稿，创名牌栏目，用良好的社会效益带动良好的经济效益，这样才能不辱使命，才能保证调频台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。

然而，这篇报道却不同于别的曝光稿件，刚才的恐吓电话不仅证明了对方心虚，而且也证明了对方对他们的仇恨，一旦播出，可能会有一些麻烦，甚至会遭到别人对他的人身攻击。对此，胡扬并不惧怕，他过去也曾领教过类似的恐吓，也因一些报道触怒了某些人，他家的玻璃被砸了，他的小房被撬了。这些也曾引起了他一度的烦恼，但当他听到广大听众对他的一片赞誉，当他的报道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切实的利益之后，他便觉得他个人的一切实在太微不足道了。此刻，他还是这样一种想法，只要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，他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，那些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打恐吓电话的人，谅他们也不会对他怎么样。他



本想把这件事告诉给谢婷婷，但是，面对这样一位纯洁如玉的女孩儿，他还是忍住了。他不愿意给她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，即便是一片小小的阴影，也会影响她永远晴朗的天空。他想，即便要告诉她，也得等方笑伟审批后再说。

## 二



胡扬原来是银都人民广播电台采编部主任，去年，台上为了改革的需要，吵吵着要加大创收力度，分流在岗人员，决定创办一个都市调频台。台中办台，报中办报，已成了各媒体的一种趋势。报中能否办报，台中能否办台，这都根据当地的人口密度、地域大小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而定。银都市作为省级直辖市，拥有三市六县四百多万人口，仅银都市区人口就达八十万。《银都日报》已办了《银都晚报》，银都电视台已办了文化频道，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一个都市调频台应该也在情理之中。当这个意向性的决定在台上一公布，好几个部主任都蠢蠢欲动，都想当一当这都市调频台的台长。然而，当得知都市调频台是完全自负盈亏、自收自支的性质后，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完全脱离财政拨款，这人员工资，这办公经费从哪里来，仅凭广告创收能养得活这几十号人？室部主任们纷纷打起了退堂鼓，个个像吃了摇头丸，都觉得这风险太大，不敢冒这个险。胡扬则觉得没有那么可怕，任何事情都在于人。当时正在召开台务会，胡扬这么一说，立即遭到了大家的反驳，说你觉得不可怕你就牵头干去。胡扬说，让我干可以，但得给我一个

条件。大家说，什么条件？他说，在内部管理、人员使用上我必须具有独立行使的权力，否则，我不敢干。大家说，你当了调频台的台长，你就是法人，人、财、物都归你管，那点权力算什么？台长任可当即就拍了板，说行，这些条件都答应，你就干去吧。不过，在没有正式任命你为台长之前，暂时由副台长方笑伟分管，具体事情由你办，原则上由他把把关。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
现在，都市调频台已开通一年多了，它以新的声音、新的内容、新的形式给了听众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尤其是新开的“都市交通”、“快乐驿站”等栏目，更是引人注目，热线电话接连不断，出租车、交通车上都有调频台的声音。一时间，听众好评如潮，广告创收直线上升，大家都不得不暗暗佩服，胡扬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

胡扬忙活完了就拿着稿子去找方笑伟审批。

这是台上的规定，或者说就是方笑伟的规定，凡是都市调频台批评性的稿件都必须通过他审核把关，方可播出。胡扬对此不以为然，但也不好违抗，就只能按规定去办。

方笑伟是总台的副台长。自从都市调频台创办之后，才有了总台和分台之分。总台就是银都人民广播电台，分台就是银都都市调频台。总台的一把手任可因经济问题被方笑伟抓住把柄撸下去后，台长这个位子一直空着，副台长方笑伟也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全台大权。

方笑伟接过稿子，浏览了一眼，就放下对胡扬说：“这篇稿子，暂时还不能播。今天早上市政府有关领导打来电话说，市物业中心更换电表的事，如果真有啥过头的地方，由政府出面解决，新闻界就不要曝光了。反正是解决问题嘛，问题解决了，这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，既然市上领导这么说

了，不让曝就不曝了。”说着就把稿子朝胡扬面前一推。

胡扬听完，就来火了，说：“市上的这位领导也太爱管闲事了，该管的不好好管，不该管的偏要插手。什么真的假的，我们花费了两个半天的时间，走访了好多用户，做了多方面的调查核实，他们明明是利用职权之便，侵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，还不让曝光？问题没有暴露时，不出面解决，问题一暴露，就想捂盖子。”

方笑伟呵呵一笑说：“胡扬，想开些吧。现在不合理的事儿多得很，凭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新闻单位就能扭转了？不让曝就不曝了，要服从大局嘛。”

胡扬觉得再争辩下去毫无必要，就拿过稿子，打了个招呼告辞了。

方笑伟目送着胡扬走出自己的办公室，长长地透了一口气，不觉为自己成功地耍了一个小手腕而窃喜。

其实，市上根本就没有哪个领导说过不能曝光的事，这些都是为了很艺术地摆平这件事杜撰出来的。看来，撒谎并不完全是小孩们的专利，也不光是女人们的爱好，男人也需要。尤其是官场中的男人更需要，当碰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，就撒个小谎儿，说市上有关领导怎么怎么说了，该怎么办或不该怎么办。听者谁也不会追根究底地去盘问是哪位领导，这样就省得自己去费口舌做工作，也省得落什么埋怨，一些难以摆平的事就很自然地摆平了。这是方笑伟多年来屡试不爽的一个经验。他非常珍惜这个经验，惟其珍惜，才不敢滥用，怕用多了，被人识出诈来，就失去了灵验，只有到了万不得已，才偶尔用一下。

至于市物业中心更换电表一事，他还是昨天知道的。

昨天晚上，他在家里刚刚看完“新闻联播”，市物业中

心的黄总敲门而至。黄总名叫黄维学，说起来还是他的老乡。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”这是不得志的老乡在异地他乡偶然相遇时的情景。他俩都是得志者，又都在银都生活了多年，彼此间见面都要点点头，互相打个招呼。虽说很客气，却没有打过什么交道，更谈不上深交。这次黄维学贸然来访，不能不使方笑伟感到有点突兀。但突兀归突兀，热情还是始终挂在脸上，非常客气地给他让了座，敬了烟，沏了茶。

方笑伟一眼就看出黄维学有什么事儿求他，便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。黄维学这才非常难为情地说：“方台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今天，这事非求你不可了，才来登门拜访。”

方笑伟笑着说：“看你客气的，咱俩谁跟谁呀？有啥需要我帮忙的，直说无妨。”

黄维学就把物业中心更换电表，引起个别用户不满的事儿说了一遍。然后又说到了胡扬上门采访一事。末了说：“方台长，这次登门拜访，一是向你表示虚心接受你们新闻部门的舆论监督和批评，该改正的我们一定改正。二嘛，我还有点小小的要求，曝光是为了解决问题，我们纠正了也就达到目的了。所以说，曝光的事儿就免了吧。”

方笑伟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心想，外界都在议论你黄维学这几年捞肥了，难怪你这么害怕曝光，怕被拔出萝卜带起泥，牵扯到你的其他问题。于是，便有意推诿说：“黄总，这事儿我还不清楚，等我了解一下情况，再跟你沟通好吗？”

黄维学说：“方台长，我们都是官场中人，你我心里都明白，再怎么小心翼翼地工作，纰漏总是难免的。但是，这些纰漏一旦曝了光，没事儿也会有事儿，有些人就会想着给你找点事儿。所以，这事儿，就算我老黄求你了。”

方笑伟宽厚地笑着说：“黄总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别说求不求的话。我真的还不了解情况，等我看看稿子再说。”

黄维学说：“有方台长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”说着就从口袋中掏出一个信封，往案头上一放说：“年底了，我们单位上发奖金，我就多做了一份，请方台长代我陪记者们喝酒，做做工作。”说完就要走。

方笑伟拿起信封往黄维学的手中塞，边塞边说：“黄总，这样就见外了。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能帮上忙我会尽量帮，你要这样就不够意思了。”

黄总又将信封放到案头说：“方台长，你听我说一句，就说一句。就算我请你们吃顿饭喝场酒，你们总得赏脸吧？”说着就告辞而走。

方笑伟打着哈哈把他送到门口，就被黄维学挡进了门内。听到脚步声下了楼，再回到房中，从牛皮纸信封中抽出钱来一数，整整一万元。不免一喜，心想这老黄还算出手大方。

夜深人静时，方笑伟就盘算起了这一万元钱该不该收，收了又该怎么摆平这件事。

方笑伟首先想到的是该不该收这一万元钱。他觉得黄维学能出一万元钱收买他，说明他黄维学在这件事上肯定有鬼。如果他有鬼，将来事儿暴露了，黄维学会不会供出我？如果我不收这一万元，又将作何打算？左思右想，思维又回到老路上，想这黄维学也不是小儿科的水平，他既然能混到今日，也必然有他的关系网和超人的东西，不至于为居民更换电表这件事引出事端。再退一步讲，他真犯事了，供出了我，他有何证人，有何证据？我反咬一口，说他诬陷我，又有何不可？

方笑伟这样一想，心才渐渐地平顺了下来。

在经济问题上，方笑伟非常谨慎。前任台长因经济问题翻了船，他不能不吸取这方面的教训。

想长久地干下去，就不能太贪心，不该拿的一分都不能拿。当然，避开这些敏感的雷区，打打擦边球什么的也无妨。比如多吃多占一点，比如像这样该曝光的，收点好处费就不要曝光，该表扬的，拿到红包再表扬什么的，虽是小打小闹，但只要长流水，不断线，日积月累就会多起来。这样，谁也抓不住我的把柄。即便抓住一个小把柄，那也算不了什么问题。

### 三

胡扬觉得特别窝火，辛辛苦苦了一场，满以为能为老百姓说几句公道话，满以为能为都市调频台争得一份荣光，没想到被市上的那位领导一句话就封杀了。一气之下，他决定把报道投寄到省报上去。他知道，要顶着上级的意愿办事，这不仅仅需要正义感，需要足够的勇气，而且，还必须要有承担一切后果的思想准备，甚至，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对此，他想得很开，只要能为广大人民群众代言，讨回一个公道，即使付出个人的一些代价也无所谓。况且，就他个人来讲，本来就没有什么身价，何来代价？他倒是担心这样做会连累了谢婷婷。因为她毕竟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一个女孩儿，毕竟还是一个聘用工，耽误了她的前途该怎么办？这里面就牵扯到了一个署名问题。按照常规，两人采访完成的稿

件，应署两人的名字，他怕署上她的名字，到时候上头怪罪下来，岂不是害了她？倘若不署她的名字，又会让谢婷婷误认为他好大喜功。

就在这时，谢婷婷来给他交一篇稿子。他打算要同谢婷婷沟通沟通，竟不知道该怎么向她开口，正左右为难时，电话铃响了。他接通一听，才知是他的一位特别要好的哥儿们打来的。那位朋友说晚上请他到得月楼去吃饭，问有没有空，他说别的空儿没有，有的就是吃饭的空儿。同去的还有什么人？回答说，除了思思就是你。他说我这儿还有个小朋友带上行不行？回答说，要是女的就带上，男的多没劲。他说就是女的。

放下电话，他就瞅着谢婷婷笑了起来。

谢婷婷说：“看把你乐的，啥高兴事？”

他说：“晚上带你去吃饭，去不？”

谢婷婷说：“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空儿？”

他就说：“请问，你有没有空？”

谢婷婷说：“别的空儿没有，就是有吃饭的空儿。”说着便咯咯笑了起来。

他知道上了这鬼丫头的当，忍不住笑着说：“好吧，下班后你直接上得月楼。”

谢婷婷说：“你呢？你怎么去？”

他说：“你就别管我了。咱们不能一块儿走，让人看到不好。”

谢婷婷就悄悄说了一句：“胆小鬼。”说完就告辞走了。

谢婷婷尽管声音很轻很小，他还是听到了。等谢婷婷走后，他才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是的，他承认他有点胆小，但是，在男女之间，也不能胆大，胆大了容易出问题。

其实，他早就看出了谢婷婷对他有意，尤其是谢婷婷知道他是个离异的单身男人之后，频频地向他发出了进攻。对此，他总是顾虑重重，一是考虑到他们在同一个单位，怕造成不好的影响；二是他们的年龄相差十几岁，怕不太适合。有了这样一种思想作怪，他总是尽量地回避同她接触。但是，一旦面对她的时候，他又无法做到心如止水，波澜不惊。他曾私下里同他的这位哥儿们说起这件事。这位哥儿们说：你想这么多累不累呀？爱，本来就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吸引，一种心与心的撞击。既然你已找到了这种感觉，又何必作秀呢？我看你是被道德搞坏了，轻而易举地就让这个破官儿败坏了你的本真。等下次聚会，你把她带上，顺其自然点多好。

他认真地琢磨了一番他的话，觉得也对。事已至此，也只能顺其自然了。

胡扬的这位朋友名叫叶非，听起来似乎像笔名，其实他从没写过正经文章，只是一门心思画画，搞设计，挣大钱。

胡扬与叶非相识于多年前的一个冬夜。那时叶非从另一个城市流浪到了银都。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，孤苦伶仃的叶非把身上所带的钱差不多花完了还没找到工作，便在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个烂醉，在摇摇晃晃的归途中，醉倒在了马路旁的树沟里。时至冬夜，要不是加班路过此处的胡扬相救，恐怕也就没有叶非的今日了。

当时的情景是这样，叶非已经被冻得不省人事了。胡扬挡了个面的，把他送到医院，抢救了一夜，叶非才从死神手中讨回了命。身无分文的叶非无力支付药费，胡扬又慷慨解囊，把好事做到了家。

那次相救之后，胡扬才知道，叶非大学美术系毕业之



后，一直在A市一所中学里当美术教师，他因让一位漂亮的女学生做了一次裸体模特儿，校方发现后认为他有伤风化，就把他调到体育组让他代体育课。人高马大的叶非本也爱好体育，但他觉得不是这个理儿，一气之下，在校长的胖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将眼镜打飞在地，就卷起行李，独身漂流到了银都市。当胡扬得知了他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后，念他是一个很有血性的汉子，就给他联系到了一个私人装潢公司去搞设计。没想几年之后的今天，叶非竟然有了自己的公司，也有了房子和小车，就是缺一个温馨的家。他的逻辑是，他要做一个自由的人，不愿意受家庭的束缚。所以，他的女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换，家却一年拖一年地不想成。

胡扬有时挖苦说，你小子要是这样混下去，怕也留不下多少真情给你未来的老婆。

叶非却厚颜无耻地说，真情就像精子，用完了还会生。毕加索一生经历了七次婚姻，每一次都激情勃发，他的好多传世之作就是在女人的激发下完成的。对此，理解他的人很少，指责他的人却不少，就像我一样。这叫曲高和寡嘛！

胡扬就笑骂道，真是大言不惭。早知你这么摧残无知的女青年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救你。

叶非就嘻嘻笑着说，所以我得更加珍惜生命。

胡扬虽说对叶非的一些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敢苟同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。相反地，每每接触，胡扬总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，或者寻得一些开心。

下午下班，胡扬下楼，就看到叶非的车泊在了电台的大院里。